

自尊对负性情绪的影响：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赵 银* 王红菊 尹红霞 魏亚慧

山东农业大学心理教育中心，泰安，271018

邮箱：zhaoyin@sdau.edu.cn

摘 要：为明确自尊对大学生负性情绪的作用机制，本研究构建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重点考察了反刍思维在二者中的中介作用、意志控制和应对方式的调节作用。以691名大学生为被试，采用问卷法对大学生自尊、反刍思维、意志控制、应对方式以及负性情绪进行调查。结果显示：（1）在控制年龄、性别、专业后，自尊对负性情绪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2）反刍思维能够在自尊和负性情绪之间起中介作用，且反刍思维的中介作用受到意志控制和应对方式的调节。随着意志控制的提高，反刍思维的中介效应不断减弱，随着消极应对方式的增加，中介效应不断增强。研究结果有利于揭示自尊是如何影响负性情绪的，以及反刍思维在何种条件下对负性情绪的影响更强/更弱，对促进大学生情绪健康有一定启示意义。

关键词：自尊；负性情绪；反刍思维；意志控制；应对方式

投稿日期：2018-10-12；录用日期：2019-03-05；发表日期：2018-05-15

文章引用：赵银，王红菊，尹红霞，等. 自尊对负性情绪的影响：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J]. 中国心理学前沿, 2019, 1(3): 161-174.

<https://doi.org/10.35534/pc/0103011>

Self-esteem effects on negative emotions: a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Zhao Yin* Wang Hongju Yin Hongxia Wei Yahui

Psychological Education Center, Shand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Tai'an 271018

Abstract: Objective: The present study constructed a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to examine the effect of self-esteem effects on negative emotions and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s. Specifically, the present study would examine the mediating role of rethinking rumination in the relation between self-esteem effects on negative emotions, and test whether the direct effect and the indirect effect would be moderated by coping style and grit scale. Methods: A total of 691 college students (mean age = 19.34 years, SD = 1.26) completed a battery of self-report questionnaires measuring their self-esteem, rethinking rumination, negative emotions, coping style and grit scale. Results: The results were as followings: (1) after controlling age, gender and major, self-esteem has a negative direct effect on negative emotions. (2) the rumination between self-esteem and negative emotions was mediated by coping style and grit scale. The mediation effect was weaker with high level of grit scale, however the mediation effect was stronger with high level of negative coping style. Conclusion: The present study highlights the mediating role of rethinking rumination and the moderating role of coping style and grit scale on negative emotions. It may contribute to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effects as well as its paths and conditions of self-esteem on negative emotions. Moreover, it can also provide constructive suggestions for protecting and improving emotional health.

Key words: Self-esteem; Negative emotions; Rethinking rumination; Coping style; Grit scale

Received: 2018-10-12; Accepted: 2019-03-05; Published: 2018-05-15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SciScan Publishing Limited.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问题提出

自尊是个体对自我价值的评判、对自我能力的感知以及对整体自我的接纳，是自我的核心成分，与个体的心理健康密切相关 [1]。近年来，自尊在心理健康尤其是情绪健康中的作用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关注 [2]。例如，自尊可以预测主观幸福感 [3] [4]，负性情绪的产生与低自尊相关：低自尊个体存在对负性情绪的注意偏向 [5]，低自尊是抑郁的危险因素，抑郁的认知模型认为低自尊导致个体产生负性认知方式，并以相对稳定的消极方式应对应激情境，从而导致了抑郁的产生 [2]。反刍思维作为一种适应不良的认知反应方式，会强化心理痛苦与自杀意念，加剧负性情绪体验 [6]，可能在其中起到中介作用。高自尊的个体倾向于聚焦在正性信息和积极体验上，而低自尊个体由于经常处于较低自我评价中，会更多地将注意力集中在负性情绪，反复思考消极事件的原因和潜在不良后果，从而产生更为强烈的负面情绪体验。

已有研究表明，自尊对负性情绪的影响机制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7] [8] [9]，一方面自尊可以直接缓解抑郁症状的影响，另一方面，自尊存在中介和调节机制。恐惧管理理论认为，自尊是一种保护性因素，可以缓冲个体由生活中的失败、被拒绝等具有威胁意义的因素引起的焦虑 [10] [11]。当受到威胁或冲击时，自尊会诱发一定的社会行为，去防御和补救 [12]。Cast 和 Burke 认为自尊可以帮助个体缓冲消极事件产生的负面情绪，使其不过分泛滥，但对于自尊是如何起作用的机制并不清楚 [11]。相对于效果量和中介效应，调节变量往往是研究者更为感兴趣的 [2]。为进一步明确自尊与负性情绪之间

的关系，有必要从多因素整合的角度同时考察应对方式（通常在应激和反应结果间起调节作用）、意志力（心理和行为的调控）的调节作用。因此，从自尊的视角探讨负性情绪的影响因素，深入分析影响的途径和条件，在此基础上为改善和减少负性情绪对心理健康的不良影响提供实证支持和实践启发，提升对情绪健康的预防和干预效果。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采用随机抽样的方式，对某农业院校经管专业大学生进行网上施测。删除答题时间在 ± 2 个标准差之外以及规律作答的问卷，共回收有效问卷 691 份（89.52%）。被试年龄在 16—24 岁（ 19.34 ± 1.26 ），其中男生 336 人（48.6%），女生 355 人（51.4%）。

2.2 工具

2.2.1 自尊

采用中文版本的 Rosenberg 自尊量表 [13]。量表中文版最初包含 10 个项目，但由于第 8 题“我希望我能为自己赢得更多尊重”所表述的内涵存在文化差异，故在使用中将其删除以提高量表信效度 [14] [15]。量表采用 1~5 级评分，分数越高表示自尊水平越高。该量表的 α 系数为 0.91。

2.2.2 简易应对方式

简易应对方式问卷由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两个维度组成，包括 20 个条目。积极应对维度由条目 1—12 组成，消极应对维度由条目 13—20 组成。量表采用 1~4 级评分。该问卷的 α 系数为： α 积极 = 0.90， α 消极 = 0.80。

2.2.3 意志控制

采用武丽丽（2016）编制的大学生意志控制问卷对被试的意志控制进行评估 [16]。验证性因素分析拟合指标较好： $\chi^2/df=3.3$ ，RMSEA=0.06，AGFI=0.88，NFI=0.86，GFI=0.91，IFI=0.90，TLI=0.87，CFI=0.90，表明问卷有

良好的结构效度。该问卷包含 24 个题目，采用 1~5 级评分，分数越高，表示被试的意志控制越强。该问卷的 α 系数为 0.89。

2.2.4 反刍思维

采用韩秀（2010）修订的由 Nolen-Hoeksema 编制的反刍思维量表 [17]。该量表包括症状反刍、强迫思考、反省深思三个维度，共 22 道题目，采用 1~5 级评分，得分越高表明反刍思维倾向越严重。该量表的 α 系数为 0.93。

2.2.5 负性情绪

采用情感平衡量表中文版中的负性情绪量表 [13]。共有 5 个项目。采用“是”和“否”计分，实测中， α 系数为 0.74。

2.3 数据处理

采用 SPSS20.0 以及 Hayes 的 SPSS 宏程序 PROCESSv3.0 来整理和分析数据。该宏程序基于偏差校正百分位的 Bootstrap 法对有调节的中介模型进行验证。许多学者检验中介效应的前半段或者后半段是否受到了调节 [14]。通过抽取 5000 个 Bootstrap 样本，获取参数估计的 95% 置信区间，若置信区间不包含 0，则表示结果有统计显著性 [18]。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

在施测程序上进行控制，测验采用匿名方式填写且对部分项目进行反向表述。采用 Herman 单因子检验对共同方法偏差进行检验。结果发现，特征根大于 1 的因素抽取了 13 个因子，一个因子的最大解释率为 22.88%，小于临界值 40%。因此，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3.2 各变量的平均数、标准差及相关矩阵

描述及相关分析结果表明(见表1),除负性情绪和消极应对方式相关不显著, $p > 0.05$, 意志控制、反刍思维、自尊、负性情绪及应对方式两两之间均呈显著相关, 相关系数在 0.16 ~ 0.70 之间, $p < 0.01$ 。

表 1 各变量的描述统计、相关分析结果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results of variables

	<i>M</i>	<i>SD</i>	1	2	3	4	5	6
1 意志品质	88.26	12.74	1					
2 自尊	35.53	6.51	0.70**	1				
3 反刍思维	54.01	14.45	-0.42**	-0.45**	1			
4 负性情绪	6.72	1.59	-0.37**	-0.37**	0.52**	1		
5 积极应对	35.50	7.33	0.45**	0.42**	-0.16**	-0.43**	1	
6 消极应对	16.41	4.70	-0.30**	-0.25**	0.34**	0.07	0.20**	1

注：* $p < 0.05$ ，** $p < 0.01$ ，*** $p < 0.0001$ ，下同。

3.3 中介作用检验

在控制性别、年龄和专业的条件下，分析反刍思维在自尊对负性情绪影响中的中介作用，结果如表 2 所示。自尊显著负向预测负性情绪 ($\beta = -0.38$, $t = -10.66$, $p < 0.001$)，自尊显著负向预测反刍思维 ($\beta = -0.45$, $t = -12.89$, $p < 0.001$)。当自尊和反刍思维同时预测负性情绪时，反刍思维正向预测作用显著 ($\beta = 0.43$, $t = 12.01$, $p < 0.001$)，自尊的预测作用下降 ($\beta = -0.19$, $t = -5.18$, $p < 0.001$)。中介效应分析，反刍思维中介效应为 -0.19 ，95% 的置信区间为 $[0.36, 0.51]$ ，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 50.72%。

表 2 反刍思维的中介模型检验

Table 2 The mediation effect of rethinking ruminantion

回归方程 ($N=691$)		拟合指标			系数显著性			
结果变量	预测变量	<i>R</i>	<i>R</i> ²	<i>F</i>	β	BootCI 下限	BootCI 上限	<i>t</i>
负性情绪	性别	0.39	0.15	30.59***	-0.22	-0.36	-0.08	-3.12**
	年龄				-0.06	-0.13	-0.002	-2.04*
	专业				0.09	-0.05	0.23	1.23
	自尊				-0.38	-0.45	-0.31	-10.66***
反刍思维	性别	0.48	0.20	42.33***	-0.16	-0.29	-0.03	-2.39*
	年龄				-0.03	-0.08	0.02	-1.11
	专业				-0.005	-0.14	0.13	-0.07
	自尊				-0.45	-0.51	-0.38	-12.89***
负性情绪	性别	0.55	0.30	58.50***	-0.15	-0.28	-0.02	-2.32*
	年龄				-0.04	-0.09	0.01	-1.72
	专业				0.09	-0.03	0.22	1.39
	自尊				-0.19	-0.26	-0.12	-5.18***
	反刍思维				0.43	0.36	0.51	12.01***

注：模型中各连续变量均经过标准化处理之后带入回归方程。

3.4 意志控制的调节作用

意志控制的调节效应结果见表3、表4。自尊显著负向预测反刍思维 ($\beta = -0.25, t = -5.23, p < 0.001$)，反刍思维显著正向预测负性情绪 ($\beta = 0.41, t = 11.12, p < 0.001$)，自尊不能显著预测负性情绪 ($\beta = -0.07, t = -1.59, p > 0.05$)；此外，自尊与意志控制的交互项显著正向预测反刍思维 ($\beta = 0.10, t = 3.53, p < 0.001$)，但不能预测负性情绪 ($\beta = 0.01, t = 0.44, p > 0.05$)。这说明意志控制仅能够调节自尊对反刍思维的预测作用。

表3 意志控制调节作用的回归分析

Table 3 Regression analysis of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Grit

回归方程 (N=691)		拟合指标			系数显著性			
结果变量	预测变量	R	R ²	F	β	BootCI 下限	BootCI 上限	t
反刍思维	性别	0.49	0.24	34.98***	-0.18	-0.31	-0.05	-2.69**
	年龄				-0.04	-0.09	0.01	-1.47
	专业				0.003	-0.13	0.14	0.04
	自尊				-0.25	-0.35	-0.16	-5.23***
	意志				-0.25	-0.34	-0.15	-5.15***
	自尊 × 意志				0.10	0.04	0.15	3.53***
负性情绪	性别	0.56	0.32	44.83***	-0.17	-0.30	-0.05	-2.70**
	年龄				-0.05	-0.10	-0.002	-2.04*
	专业				0.09	-0.03	0.22	1.46
	自尊				-0.07	-0.17	0.02	-1.59
	反刍思维				0.41	0.34	0.48	11.12***
	意志				-0.18	-0.27	-0.09	-3.91***
	自尊 × 意志				0.01	-0.04	0.06	0.44

注：模型中各连续变量均经过标准化处理之后带入回归方程。

进一步简单斜率分析表明（见图1），意志水平较高（M+1SD）的被试，自尊对反刍思维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simple slope=-0.16, $t = -2.69, p < 0.01$ ；而对意志水平较低（M-1SD）的被试，负向预测作用较大，simple slope=-0.35, $t = -7.24, p < 0.001$ 。结合表4反刍思维的中介效应值及其95%Bootstrap置信区间表明，随着个体意志水平的提高，自尊对反刍思维的预测作用呈逐渐降低的趋势，且反刍思维的中介效应也呈下降趋势（意志水平之间的中介效应两两对比，上、下限区间不包含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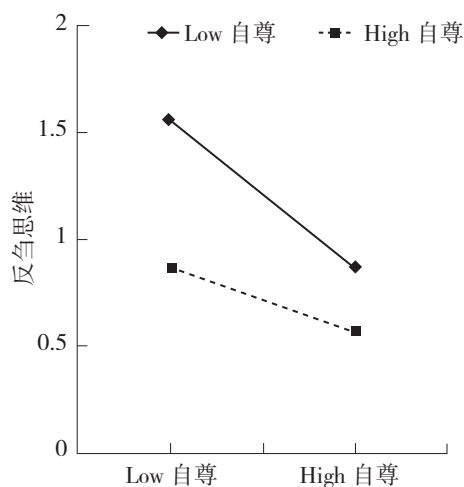


图 1 意志对自尊与反刍思维关系的调节作用

Figure 1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will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lf-esteem and ruminating rumination

表 4 在不同意志水平上反刍思维的中介效应

Table 4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ruminating rumination at different levels of will

中介变量	意志	间接效应值	Boot 标准误	BootCI 下限	BootCI 上限
反刍思维	<i>M-1SD</i>	-0.14	0.03	-0.20	-0.09
	<i>M</i>	-0.10	0.03	-0.16	-0.05
	<i>M+1SD</i>	-0.07	0.03	-0.13	-0.005

3.5 应对方式的调节作用

由于自尊与积极应对方式的交互项对反刍思维、负性情绪的预测作用不显著 ($t=-0.29, p > 0.05$; $t=-0.62, p > 0.05$), 因此, 积极应对方式不存在调节作用。消极应对方式的调节效应结果见表 5。将消极应对放入模型后, 自尊与消极应对方式的交互项显著负向预测反刍思维 ($\beta=-0.12, t=-3.73, p < 0.001$), 但不能预测负性情绪 ($\beta=-0.05, t=-1.56, p > 0.05$)。这说明消极应对方式仅能够调节自尊对反刍思维的预测作用。

表5 消极应对方式调节作用的回归分析

Table 5 Regression analysis of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negative coping style

回归方程 (N=691)		拟合指标			系数显著性			
结果变量	预测变量	R	R ²	F	β	BootCI 下限	BootCI 上限	t
反刍思维	性别	0.54	0.29	45.36***	-0.23	-0.36	-0.11	-3.58***
	年龄				-0.06	-0.11	-0.006	-2.21*
	专业				0.05	-0.08	0.18	0.76
	自尊				-0.37	-0.44	-0.31	-11.19***
	消极应对				0.29	0.23	0.36	8.47***
	自尊 × 消极应对				-0.12	-0.19	-0.06	-3.73***
负性情绪	性别	0.56	0.31	43.81***	-0.11	-0.24	0.02	-1.68
	年龄				-0.04	-0.09	0.01	-1.42
	专业				0.07	-0.05	0.20	1.12
	自尊				-0.19	-0.26	-0.12	-5.29***
	反刍思维				0.46	0.38	0.53	12.03***
	消极应对				-0.10	-0.17	-0.03	-2.68**
	自尊 × 消极应对				-0.05	-0.11	0.01	-1.56

注：模型中各连续变量均经过标准化处理之后带入回归方程。

进一步简单斜率分析表明（见图2），消极应对水平较高（M+1SD）的被试，自尊对反刍思维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simple slope=-0.49， $t=-11.36$ ， $p < 0.001$ ；而消极应对水平较低（M-1SD）的被试，负向预测作用较小，simple slope=-0.26， $t=-5.44$ ， $p < 0.01$ 。结合表6反刍思维的中介效应值及其95%Bootstrap置信区间表明，随着个体消极应对方式的增加，自尊对反刍思维的预测作用呈现逐渐增加的趋势，且反刍思维的中介效应也呈现上升趋势（消极应对水平之间的中介效应两两对比，上、下限区间不包含0）。

综上所述，反刍思维在自尊与负性情绪之间起中介作用。反刍思维的中介效应前半段都受到意志控制和消极应对方式的调节。具体而言，随着意志控制的提高，中介效应不断减弱，而随着消极应对方式的增加，中介效应不断增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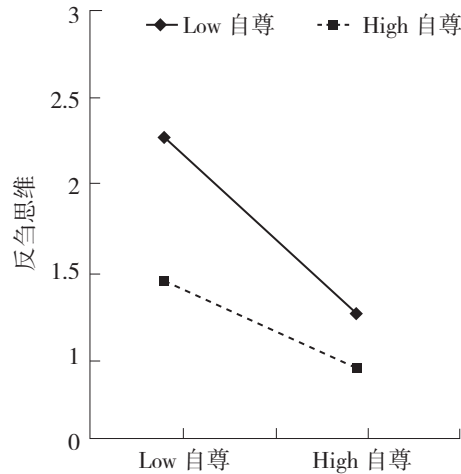


图 2 消极应对对自尊与反刍思维关系的调节作用

Figure 2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negative coping style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lf-esteem and ruminative thoughts

表 6 在不同消极应对水平上反刍思维的中介效应

Table 6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ruminative thoughts on different levels of negative coping style

中介变量	自尊	间接效应值	Boot 标准误	BootCI 下限	BootCI 上限
反刍思维	<i>M-SD</i>	-0.12	0.03	-0.17	-0.07
	<i>M</i>	-0.17	0.02	-0.21	-0.13
	<i>M+SD</i>	-0.23	0.03	-0.29	-0.03

4 讨论

本研究探讨了自尊对负性情绪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分析了反刍思维的中介作用以及意志力和应对方式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有助于深入理解自尊与负性情绪的关系及内部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自尊显著负向预测负性情绪，自尊水平越低，负性情绪体验越强烈和持久，自尊水平越高，负性情绪体验越少，这证实了自尊的恐惧管理理论，自尊是一种保护性因素，可以作为焦虑或抑郁

的缓冲器。该结果同以往大学生自尊的研究也是一致的 [8] [19] [20]。根据自尊的认知模型，自尊是个体对自己价值感做出的相对稳定的评价，这一评价反映了个体自尊水平的高低。面对负性情绪体验，低自尊个体缺乏相应的调节动机和调节能力，无法修复消极情感的影响；而高自尊个体形成了更为积极的调节和自我评价模式，从而减轻了消极情感的影响 [21]。

研究发现，反刍思维是低自尊与负性情绪之间的中介，是一种由低自尊引起的、可能会加剧消极情绪体验的作用机制。这一结论得到很多研究者的证实，以往研究发现，作为一种病理性的认知方式，反刍思维常常是外界刺激与个人特质与行为结果之间的中介因素 [14] [17]。自尊作为对自己有意识的认知评价，低自尊个体的注意偏向和认知加工表现为对负性情绪信息的解脱困难 [20]，从而伴随着消极的思维模式，导致沉浸在失败或压力事件中，加剧了负性情绪体验。在心理咨询实践中，反刍思维的中介作用提醒我们，为了降低不同自尊水平个体感知到的负性情绪对心理健康的消极影响，从认知层面入手，通过认知训练可以降低个体对负性信息的注意聚焦（反刍思维），从而降低情绪障碍的易感性 [22] [23]。

本研究还发现，自尊对反刍思维和负性情绪的影响受到意志力和消极应对方式的调节，相比意志力水平较低的被试，反刍思维的中介作用在意志力较高的被试中更弱，说明意志力缓解了反刍思维的不良影响。以往研究认为，意志力不仅对个体自我发展和心理社会适应中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还能在消极因素对个体身心健康的影响中起到保护作用 [16] [24]。有研究者认为，情绪平衡的维持和提升有赖于情绪的自我控制 [14]。根据自我控制的能量模型，自我控制依赖于个体的心理资源，但心理资源是有限的，日常许多行为都会对其资源产生消耗，从而可能导致自我控制的失败。从意志力的内涵来看，意志力是人们有意识地支配、调节行为，通过克服困难、以实现预定目的的心理过程，有助于提升希望、心理韧性、自我和谐程度以及自信心，而这些因素都是重要的心理资源，资源越多个体越能够应对各种消极事件。因此，反刍思维的消极影响还可能因为意志力高的个体有更多的内部心理资源而得到缓解。

简易应对方式根据其性质可分为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积极应对较消极应对对幸福感影响大，消极应对较积极应对对心理症状影响大，这可能是积极应对方式对反刍思维和负性情绪不存在调节作用的原因。相对于消极应对方式较少的被试，反刍思维的中介作用在消极应对方式较多的被试中更强，说明消极应对方式加剧了反刍思维的不良影响。以往研究表明，消极应对方式不仅会直接增加情绪障碍的易感性，而且会加剧负性因素对个体身心健康的不良影响 [25]。生活事件本身引发的压力会在消极应对方式下得到强化，引发个体的精神紧张，沉浸于负性思维或情绪之中，进而损害心理健康。大学生面临着人际关系压力、恋爱压力、就业压力等各种压力，他们出现负面情绪的可能性增加，但消极应对方式可能会增加个体产生情绪困扰的可能性或情绪困扰的强度加剧，因此，个体的应对方式可能是情绪障碍易感程度的核心因素 [23]。研究表明，通过认知训练可以帮助个体习得健康的应对方式；通过培养个体适应性的应对方式，以降低反刍思维的不良影响，提升情绪健康水平。

参考文献

- [1] 丛晓波, 田录梅, 张向葵. 自尊: 心理健康的核心——兼谈自尊的教育意境 [J]. 东北师大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 (1): 144-148.
- [2] 高爽, 张向葵, 徐晓林. 大学生自尊与心理健康的元分析——以中国大学生为样本 [J]. 心理科学进展, 2015, 23 (9): 1499-1507.
- [3] 毕重增, 张萍, 朱晓菲. 自尊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J]. 心理科学, 2012 (3): 683-686.
- [4] 陶玲霞, 程素萍. 大学生网络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 自尊的中介作用 [J].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2018.
- [5] 胡笑羽, 吴洁, 李思莹, 等. 高、低自尊个体对负性情绪注意偏向的眼动研究 [J]. 心理学探新, 2016 (6): 500-504.
- [6] Nolen-Hoeksema S, Lyubomirsky W S. Rethinking Rumination [J]. 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08, 3 (5): 400-424.
<https://doi.org/10.1111/j.1745-6924.2008.00088.x>

- [7] 蒋怀滨, 鲜小竹, 徐珍, 等. 自尊对抑郁情绪的影响: 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J].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17 (1).
- [8] 王玉洁, 窦凯, 聂衍刚. 自尊对青少年抑郁症状的缓解: 情绪调节效能感的中介作用 [J]. 教育导刊, 2014 (9): 25-28.
- [9] 吴明证, 孙晓玲, 梁宁建. 青少年自尊与抑郁的关系: 迷思的中介作用 [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09, 17 (6): 753-755.
- [10] 高丽. 自我肯定对个体失败后焦虑情绪的缓冲作用 [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4 (3).
- [11] 张向葵, 田录梅. 自尊对失败后抑郁、焦虑反应的缓冲效应 [J]. 心理学报, 2005, 37 (2): 241-245.
- [12] 张静. 自尊问题研究综述 [J].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2, 4 (2).
- [13] 汪向东, 王希林, 马弘. 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 (增订版) [M]. 北京: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社, 1999.
- [14] 刘庆奇, 周宗奎, 牛更枫, 等. 手机成瘾与青少年睡眠质量: 中介与调节作用分析 [J]. 心理学报, 2017 (12): 46-58.
- [15] 陈陈, 燕婷, 林崇德. 大学生完美主义、自尊与学业拖延的关系 [J]. 心理发展与教育, 2013, 29 (4): 368-377.
- [16] 武丽丽. 大学生意志力量表的编制及其与学业成就的关系 [D]. 山西医科大学, 2016.
- [17] 韩秀. 大学生反刍思维及其与完美主义、心理健康的关系研究 [D]. 浙江大学, 2010.
- [18] 方杰, 张敏强, 邱皓政. 中介效应的检验方法和效果量测量: 回顾与展望 [J]. 心理发展与教育, 28 (1).
- [19] 申自力, 蔡太生. 低自尊的心理学研究 [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07, 15 (6).
- [20] Sowislo J F, Orth U. Does low self-esteem predict depression and anxiety? A meta-analysis of longitudinal studies. [J]. Psychological Bulletin, 2013, 139

- (1) : 213–240.<https://doi.org/10.1037/a0028931>
- [21] 李海江, 杨娟, 贾磊, 等. 不同自尊水平者的注意偏向 [J]. 心理学报, 2011, 43 (8) .
- [22] Roberts J E, Porter A, Vergara–Lopez C. Implicit and explicit self–esteem in previously and never depressed Individuals: Baseline differences and reactivity to rumination [J]. Cognitive Therapy and Research, 2016, 40 (2) : 164–172.<https://doi.org/10.1007/s10608-015-9732-2>
- [23] 袁加锦, 刘莹莹, 杨洁敏. 应对方式与认知训练对青少年情绪障碍易感性的影响 [J]. 心理科学进展, 2014, 22 (7) .
- [24] 曾本君. 大学生意志力、自信心与自我和谐的关系探究 [J]. 中国成人教育, 2016 (11) : 65–68.
- [25] 程科, 周宵, 陈秋燕, 等. 小学生创伤后应激障碍对攻击行为的影响: 应对方式的调节作用 [J]. 心理发展与教育, 2013, 29 (6) : 649–656.